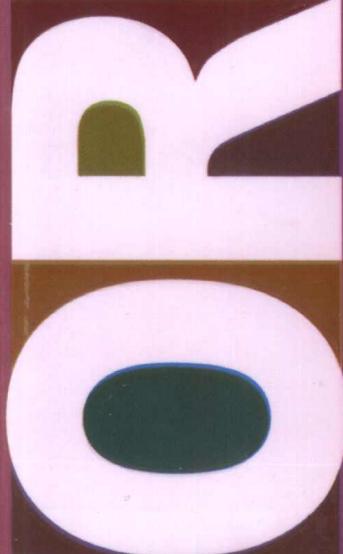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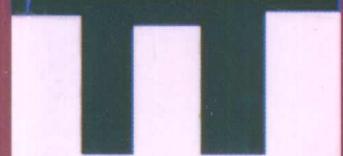


LITERATURE



Masterpieces



Pride and Prejud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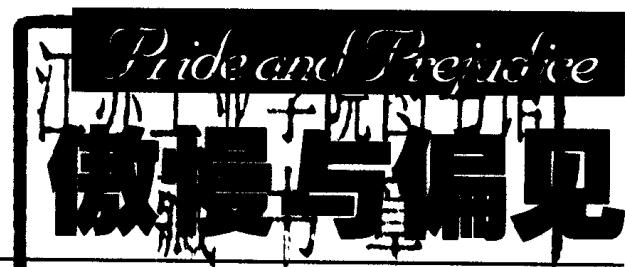
傲慢与偏见

Jane Austen

[英]奥斯丁 著
张经浩 译

浙江文海出版社

1561.44
A38a4



Jane Austen

[英]奥斯丁 著
张经浩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傲慢与偏见/[英]奥斯丁著；张经浩译。—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2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
ISBN 7-5339-1722-7

I .傲… II .①奥…②张…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109463号

傲慢与偏见	
[英] 奥斯丁 著	
张经浩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310006 电邮：Zjlaph@mail.HZ.ZJ.CN
	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640×940 1/16 字数：268 千字 印张：21 插页：3 印数：0001-6000
责任编辑 王晓乐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装帧设计 张妙夫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应一丁	
张坚华	ISBN 7-5339-1722-7/I·1514 定价：23.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出版者前言

钱钟书在大学时代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书，说有两类，一类是“可读的”（Readable），一类是“耐读的”（Rereadable）。

这个“耐”字用得真好。

一件衣服久穿而不破，我们叫“耐穿”；一个零件久转而不损，我们叫“耐磨”；一个人屡被打扰而不恼，我们叫“耐烦”。那么，一本书读了多遍而不生厌，有什么比“耐读”更贴切的呢？

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描述过“耐读”：我只是喜欢把自己喜欢的书多看几遍。“我反复地看，有时便闭上眼睛，嗅嗅书的香气。只要嗅到香气，碰到书，我就觉得自己非常幸福。”

经典名著就是让你读到甚至嗅到碰到都觉得非常幸福的书。

因为它是千百年大浪淘沙留下的杰作，有壮伟卓越的人文精神，历久鲜活的人生经验，读了它，你就站到了巨人的肩膀上。

因为它美轮美奂的人物和语言，复杂精微的情节和结构，它使你年复一年有崭新的解读，燃烧着烤暖生命的永不熄灭的艺术之火。

它经得住不同时代和民族的“耐读”。

浙江文艺出版社二十年来，以“名著精译”为理念孜孜以求，幸得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界众多方家贤俊的鼎力相助，所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深得海内外读者的嘉许，许多译作跻身当代中国最优秀的译本之列。这些精心翻译、精心编校的名著，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可以免去啃原文之劳，可以不受被误导之苦；对于专业读者和研究专家，我们敢说，若与原著摩挲对读，会心的享受之外，也许还有诸多启示。

愿我们的新版本成为你收藏馈赠、咀嚼品味的喜悦选择。

第一章

有钱的单身汉必定想娶亲，这条真理无人不晓。

这种人初到一地时，别看其喜好或想法如何谁都不甚了了，但由于这条真理在左邻右舍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家家都会想他理所当然应属于自己哪个女儿所有。

一天，贝内特先生的太太问他道：

“亲爱的，内瑟菲尔德园已经租出去了，你听说了么？”

贝内特先生说还没有。

太太接着道：

“当真租出去了。朗太太刚刚来过，我全是听她说的。”

贝内特先生没有吭声。

他太太忍不住提高嗓门说：

“是谁租了你就不想知道么？”

“是你想说给我听，我又没说不愿听。”

这一来贝内特太太上了劲。

“哼，告诉你吧，亲爱的，听朗太太说，租下内瑟菲尔德的是个年轻人，很有钱，原住在英格兰北边。星期一他坐了辆四匹马拉的车来看房子，中意得很，马上就与莫里斯先生谈定了。他本人准备搬来过米迦勒节^①，有几个仆人下周末先住进来。”

^① 米迦勒节(Michaelmas)，在每年9月29日，英国的四结账日之一，租约多于此日履行。

我认为骄傲是人的通病。我认为它的的确确是人的通病，是人的天性特别容易产生的一种心理，即只要我们有这种或那种长处，无论实有或虚有，极少极少人不会因此而感到自满。

华章拾萃

“这人姓什么？”

“宾利。”

“结了婚还是单身？”

“哟，单身，亲爱的，这还用问？是个有钱的单身汉，一年四五千。我们几个女儿的福气来了！”

“说到哪里去了！这跟她们有什么相关？”

“哎呀呀，我的好先生，”贝内特太太说道，“你怎么这样讨人嫌？你明知故问，哪会不知道我在盘算着把哪个女儿嫁给他！”

“难道他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这桩事？”

“为这桩事！胡说！你怎么讲出这种话来？不过呢，他看中我们的哪个女儿倒很可能。所以，等他一来，你非得拜访一趟不可。”

“我去一趟没有必要，你可以带着几个女儿去。要不然，你让她们自己去，说不定这样更好。要论长相漂亮，你跟她们哪个比都不差，你们一道去，宾利先生最看得中的倒可能是你。”

“得了吧，你是想奉承我。当年我确实长得漂亮，可是现在我没什么可夸了。五个女儿都已长大成人，不该再想自己漂不漂亮。”

“到了这种地步，一个女人大概也没多少漂亮好想了。”

“这事就别谈了吧，但是等宾利先生搬来了以后，无论如何你得去看看他。”

“老实说吧，这我可不会答应。”

“你就不为几个女儿着想？算计算计吧，哪个女儿嫁给他不是门好亲事。威廉爵士夫妇俩说定了要双双去走一趟，还不就打的主意？你是知道的，新搬来了人，一般的他们都不登门。说正经话，你非去不可，你不去我们母女没法上他的门。”

“你也太顾虑重重了。我可以肯定，宾利先生见到你一定高兴。我写几行字让你带去，就告诉他，无论他挑中哪个女儿，我都打心底里乐意他娶过去，只不过在信里我得替小宝贝利齐^①特地美言两

① 利齐(Lizzy)，二女儿伊丽莎白的爱称。

句。”

“这种事我看你别干为好。与几个姐妹比，利齐并没有哪点强。论漂亮，我看她绝对赶不上简一半，论活泼，她又及不到莉迪亚一半，可是你总对她存着偏心。”

“她们没一个有多少值得夸的，”贝内特先生说，“全都傻乎乎，什么都不懂，跟别人家女孩儿没两样。姐姐妹妹几个就数利齐比起来有几分聪明。”

“你怎么能把自己亲生女儿贬得这样低？你就爱说惹我生气的话。明明知道我的神经受不起刺激，你偏不体贴我。”

“亲爱的，你别误会。我老惦记着的就是你的神经。你那几根神经都成了我的老朋友了。你一谈起神经就心焦，至少这二十年里我听得多了。”

“哎，我的苦处你哪里会知道。”

“可是我总希望你的毛病会好，活着看到好些一年有四千镑收入的富家子弟搬到这地方来。”

“你不上他们的门，搬来二十个也没用。”

“你放心好了，亲爱的，要是有二十个搬来，我都要登门拜访。”

贝内特先生就是这么个怪物，头脑灵活，口舌尖酸，但又遇事能沉住气，且变化无常，所以他太太与他相处了二十三年都没有能够摸清楚他性格的底细。太太的头脑没那么顶用。这女人缺乏悟性，孤陋寡闻，肝火偏旺。一遇不顺心的事，就以为神经出了毛病。她一生的大事是把几个女儿嫁出去，惟一的爱好是出门做客，打探新闻。

第二章

在最早去拜望宾利先生的人中，有一个便是贝内特先生。他早就打定了主意拜望他，然而一直瞒着太太，始终说不去，直到登过门的那天晚上，才让他太太知道。秘密是这样揭开的：

他的二女儿利齐在给一顶帽子镶边，他看着看着，突然说：

“利齐，这顶帽子宾利先生要是喜欢就好。”

“我们没打算登宾利先生的家门，哪里会知道他喜欢什么！”利齐的妈妈气冲冲说。

伊丽莎白说话了：

“妈妈，大家聚会时我们能遇上他，朗太太答应了介绍我们认识他。”

“我不相信朗太太愿意行这个好。她自己还有两个侄女。这人虚伪，只为自己打算，我对她没有好感。”

贝内特先生接过话道：

“我也没有好感。你没有指望她给你帮忙，这倒叫我听了高兴。”

贝内特太太不愿答理，但又压不住心上的火气，便骂起一个女儿来：

“基蒂^①，你行行好吧，别这样咳个不停。得想想我的神经，都快

① 基蒂(Kitty)，四女儿凯瑟琳的爱称。

叫你咳得断成几节啦！”

“基蒂咳起嗽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没拣个好时候。”做爸爸的说道。

基蒂觉得委屈，答道：

“我咳嗽不是为了寻开心。”

“利齐，你们下次什么时候开舞会？”

“明天算起再过两星期。”

她妈妈嚷了起来：

“哟，难怪！朗太太要等到舞会前一天才回。她自己都与宾利先生不认识，哪能介绍你们认识！”

“亲爱的，这倒好，你可以抢先你朋友一步，介绍她认识宾利先生。”

“哪儿的话！哪儿的话！我自己与他都还没有熟悉。你怎么这样拿人家开心呢？”

“你的小心谨慎叫我佩服。的确，只认识两个星期不算一回事，这么短时间里不可能对人有真正的了解。但是如果我们不果断些，别的人一定会抢先。无论如何，朗太太与两个侄女一定不肯错过机会。所以，如果你不愿帮人一把，就让我来吧，朗太太会感激不尽。”

几个女儿睁大眼望着爸爸。贝内特太太一个劲儿地叫：

“信口开河！信口开河！”

“你这样大喊大叫顶什么用？”贝内特先生高声说，“介绍人认识得有个介绍的礼数，按礼数办不能随随便便，难道这也叫信口开河？对这一点我就不敢苟同了。玛丽，你说呢？我知道，你这姑娘很有头脑，常读大部头书，还要做摘录。”

玛丽满心想发表一番高见，可是又不知从何说起才好。

贝内特先生又说话了：

“玛丽一时间还没想出个头绪来，我们等等，再谈谈宾利先生吧。”

“一提宾利先生我就心烦。”他太太说。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后悔了，为什么你不早早告诉我呢？如果今天上午知道你这个样，我肯定不会去拜望他了。真是太不凑巧，但是既然我已经拜望过了，事无挽回余地，现在我们不打算相识也只好相识了。”

母女几个喜出望外，也许母亲比女儿更胜一筹，贝内特先生见了好不得意。然而，第一阵欣喜的劲头过去后，贝内特太太却又抢功了，说这事本早就在她的预料之中。

“亲爱的，你真是个有心人！不过我早知道我说的话你最终会听信。我看准了，你疼爱自己的女儿，不会放着这么好的人不去结识。哟，我真高兴！明明今天上午就过去了，却不露半点风声，闷到现在才说出来，这玩笑也真开得好。”

“基蒂，现在你爱怎么咳嗽就可以怎么咳嗽了。”贝内特先生边说边走出了房门，懒得再看太太怎样欢天喜地。

房门关上后，贝内特太太说：

“你们看看你们的爸爸有多好！我不知道他的恩情你们几个以后如何报答得了。我也疼爱你们，你们要报答也难。实话对你们说吧，到了我们这把年纪，天天去结交新人并不是什么痛快事，可是为了你们几个着想，还有什么我们不情愿干？莉迪亚乖乖，别看你是年龄最小的，我敢说下次开舞会宾利先生一定会邀你跳舞。”

莉迪亚满不在乎地说：

“哼，要跳舞我不怕。别看我年龄最小，可是个子最高。”

这天夜晚，母女几个便七嘴八舌猜着宾利先生什么时候会回访，还定下了请宾利先生来吃饭的时间。

第三章

然而，尽管有五个女儿帮腔，贝内特太太费尽了口舌也没能从丈夫嘴里套出句叫她们明白的话来，不知道宾利先生其人究竟如何。她们用了种种方法对付他，时而单刀直入问，时而挖空心思猜，时而旁敲侧击掏，但她们所有的招数都让他躲过了，最后迫不得已，只好拣二手货，向邻居卢卡斯太太打听。卢卡斯满口赞扬。她丈夫威廉爵士也喜欢宾利。宾利先生年纪很轻，仪表出众，待人热情极了，而最重要的是，他打算参加下一次舞会，还带帮人来。真是再好不过了！喜爱跳舞必然容易动情，走出一步不愁没有第二步，人人都已对宾利先生心里满怀着希望了。

“只要看到无论哪个女儿在内瑟菲尔德幸福美满安下家，其他几个的婚事也称心如意，这一辈子我就别无所求了。”贝内特太太对丈夫说道。

几天以后，宾利先生回访了贝内特先生，两人在书房里坐了十来分钟。他对贝内特家几位姑娘的美貌已有所风闻，本想一睹芳容，可是只见到了姑娘的父亲。走运的是几位小姐，她们占据有利位置，从楼上的窗口看得清清楚楚，宾利先生穿件蓝色上衣，骑匹黑马。

接下来该请吃饭。邀请发得很快，贝内特太太早就盘算好上些什么菜能显出她料理家务的本领，却不料得到的回音是暂不能来。宾利先生第二天有要事进城，所以他们的邀请就不能实领了。贝内

特太太如凉水浇顶。宾利先生刚来赫特福德郡，她猜不出会有什么要事非进城不可，不由得担心起来，惟恐他会东奔西跑，根本没有打算在内瑟菲尔德安家。卢卡斯太太另有高见，说他去伦敦是为了邀人一道来跳舞，这才使贝内特太太心宽了许多。果然，没多久就听说宾利先生要带十二位女宾、七位男宾来参加聚会。女宾的数目这样多叫几位姑娘心里难受，但在舞会举行前一天，她们听说他从伦敦带来的女宾不是十二位，只有六位，其中五位是亲姐妹，一位是表姐妹，这才放下心。到进场时来的人总共才五位，一位是宾利先生，两位是他的亲姐妹，还有他的姐夫和一位年轻人。

宾利先生一表人才，有绅士派头，脸相叫人喜爱，仪态大方自然。他的姐妹非一般人可比，有大家闺秀的风范。他姐夫赫斯特先生一望而知是上流人物，但很快叫满屋子人为之瞩目的是宾利先生的朋友达西先生。他个子高，身材好，五官端正，风度翩翩，进门后没出五分钟话就传开了，说他一年的收入上万。在场的先生们夸他是美男子，太太小姐们说他长得比宾利先生英俊，晚会上有一半时间人人对他投过去的都是赞赏的目光。可是后来转了风，他的举止引起了别人的反感。人们发现他高傲，不合群，难应付，虽然都知道他在德比郡有大家产，可是瞧着都不顺眼，看不惯，觉得与他的朋友不好相比。

宾利先生很快认识了室内的所有重要人物。他活跃，开朗，每场舞必跳，不满意舞会结束太早，口口声声要在内瑟菲尔德自己举办一次舞会。这么些叫人喜爱之处足以表明宾利先生的为人了。他与他朋友真有天差地别！达西先生仅仅与宾利姐妹俩各跳过一次舞，不肯结识任何小姐或太太，一个夜晚满屋子东走西荡，偶尔与同来的人说说话。他的个性可想而知。世上比他更高傲、更可恶的人找不出第二个，谁都巴不得他从此以后别再来。对他最有反感的人之一是贝内特太太。她本来就讨厌达西先生的种种行为，后来又见他没把自己的一个女儿放在眼里，厌恶情绪便有增无减。

由于舞会上男宾少，有两次跳舞时伊丽莎白只好坐着。有一阵

达西先生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他与宾利先生说的话全让她听到了。宾利先生本来在跳舞，歇下几分钟是为了劝朋友跳。

“去吧，达西，我非叫你跳不可。”宾利先生说，“你这样一个人东待待西站站不行，还是去跳吧。”

“说什么我也不会去。你是知道的，除非有非常熟悉的舞伴，否则我不愿跳。遇上这样的舞会，怎么也跳不起来。你的姐姐已经有了伴，其他合适的人这屋子找不出，勉强跳跳等于叫我受罪。”

“我下辈子也不会像你这样挑三拣四！”宾利先生说，“一点不假，这么多叫人喜爱的姑娘今天夜晚我还是头一回见到。你看看吧，有好几个漂亮极了。”

“屋子里只有一个姑娘漂亮，陪她跳舞的是你。”达西先生说，看了贝内特家的大小姐一眼。

“没错，我见到的姑娘数她长得最美！但是她有个妹妹长得也漂亮，就坐在你身后，我看她一定讨人喜爱。你就让我的舞伴介绍你认识吧。”

“你说的是哪一个？”达西说着回转头，眼盯着伊丽莎白看，直到与伊丽莎白目光相遇了，才又回过头。他冷冰冰说：“她还算看得过去，但并不真漂亮，叫我动不了心。人家不愿要的姑娘叫我去抬举一下，现在我还没有这兴致。得了吧，你还是回你舞伴身边去，欣赏她的笑脸，再跟我说下去浪费时间。”

宾利先生依了他。达西走开了。伊丽莎白没有动，心里对他没什么好感。然而，她把这件事在朋友中绘声绘色说开了。她生性活跃，爱寻开心，凡有稀奇古怪的事都津津乐道。

这天晚上贝内特一家人喜气洋洋。太太亲眼见到内瑟菲尔德去的几个人非常喜爱她的大女儿。宾利先生邀请她跳了两次舞，宾利先生的两个姐妹特别看得起她。简满心欢喜，决不亚于她妈妈，只是没有那样露于形色。伊丽莎白为简感到高兴。玛丽听到别人向宾利小姐介绍说她是这一带最有学识的姑娘。凯瑟琳与莉迪亚很走运，每次都没缺过舞伴，要说开这次舞会她们知道了什么最珍贵

的话，那就是次次舞不缺伴。所以，她们回她们住的朗本村时心绪很好。在朗本村里，她们是重要人物。贝内特先生还没有睡。有了一本书，他会忘记时间是早是晚。对今天夜晚的聚会大家一直眼巴巴盼着，究竟进行得怎样，他兴致勃勃想知道。太太对新来的人抱着厚望，他倒巴不得太太空欢喜一场，但是他马上发现自己打错了算盘。事情与他希望的不一样。

太太一进门便说：

“亲爱的，今天夜晚我们再高兴也没有了，舞会开得好极了。可惜你没有去。简出尽了风头，这就比什么都强。人人说她显得与众不同。宾利先生喜欢她漂亮，与她跳了两次舞。亲爱的，你想想吧，他会邀简跳两次！满舞场的人，除了简他没有请谁跳过第二回。起先他邀的是卢卡斯小姐，见到宾利先生与她站了起来，我心里就很不是滋味。谁知他根本就看不上她。说真的，你也猜得出，没人会看得上她。等到简一上场，他准是就注意到了，所以，才会打听简是谁，请人介绍，接着邀了她一次。到第三次是与金小姐跳，第四次与玛丽亚·卢卡斯，第五次又是与简，第六次与利齐，到了跳布朗热舞……”

她丈夫听得不耐烦，嚷道：

“就可惜他心里没想到我，要不然，邀的人会少一半！谢天谢地，别再数他的舞伴了。哼，他第一次跳时把脚踝扭了才好！”

贝内特太太余兴未尽，说：

“嘿，亲爱的，我很喜欢他。他的人才多出众，两个姐妹能迷倒人！她俩的衣服真考究，再好的我这辈子还没见过。我看得出来，他姐姐赫斯特太太衣上的花边……”

她的话说到这里又被打断了。贝内特先生不想听衣服的做工。这一来，她只好换一个话题，说起达西先生意想不到的傲慢行为，不但气冲冲，而且有些添油加醋。

“不过你放心吧，利齐不中他的意没什么了不起。”后来她说，“他这人最讨厌不过，糟透了，不值得你去讨好。神气活现自以

为了不得，谁会与他合得来！他东走走，西荡荡，老鼠上秤自称自！嫌人家不漂亮，不够格与他跳舞！亲爱的，你要是在场就好，一定会教训教训他。我厌恶透了这家伙。”

第四章

简一直没有随便夸宾利先生，等到只剩下她和伊丽莎白以后，才对伊丽莎白说起了对宾利先生的好感。

“他聪明、温和、活跃，是个理想的年轻人。这么好的风度以前我没见过谁有，既落落大方，又教养有素。”

“他还长得漂亮！”伊丽莎白也道出了她的印象，“年轻人，还是长得漂亮好。所以，他算得个十全十美的人了。”

“他两次邀请我跳舞，真觉得脸上光彩。我没想到他会这么殷勤。”

“你没想到么？我倒替你想到了。但是这方面我们俩的确大不相同。别人对你殷勤没哪回你想到了，我却次次不奇怪。他多邀你跳一次有什么反常？你比舞场上的任何一位女宾都漂亮几倍，他还会看不出来？你有这资本，他献献殷勤你用不着稀罕。话说回来，他这人的确很好，你喜欢他我不反对。原来好些傻瓜蛋你都喜欢过。”

“什么话，利齐！”

“就怪你会太轻易对人产生好感，无论谁的缺陷你从来没有发现过。在你眼里，世界上的人都好得很，都顺心意。我没哪日哪时听你说过什么人一句坏话。”

“我只是不愿意随随便便挑剔人，但是我总是怎样想就怎样说。”

“我知道你这话不假，但莫名其妙的也正是这一点。你是个聪明人，别人的缺点你却看不出，胡话听不出！故意说好话是屡见不鲜的事，走到哪里你都遇得着，可是只有你一人说好话不带虚情假意，个个你都只往好处看，还要加上几分，坏处从来不提起。看来你对宾利先生的姐妹也喜欢，对吗？她们对人的态度与宾利先生可不一样。”

“初看当然不一样，但如果你与她们谈谈，会觉得两人都很好。宾利小姐准备住到宾利先生这儿来，替他管家务。如果宾利小姐不会成为好邻居，就算我没眼力。”

伊丽莎白听了没有出声，但是也没有相信，还是认为这姐妹俩在舞会上的表现总的说来不尽如人意。伊丽莎白比起简来眼光敏锐，没那么心软，而且判断人好坏不因别人对自己如何而如何，对这姐妹俩有不好的印象。的确她们是上流人家女儿，高兴时不乏一副好面孔，她们认为有必要时也会顺着你的心，但是骄傲自负。她们长得漂亮，在伦敦一流的私立学校受过教育，有一万二千镑的收入，花钱历来不吝惜，与有地位的人物常来常往，因而无论从哪个方面比都会高抬自己小看别人。她们是英格兰北部一个体面人家的后代。在她们的心目中，出身的价值远胜于姐弟几个在自己行业挣得的钱财的价值。

宾利先生继承的父亲的遗产数目将近十万镑。父亲原有买地产的打算，然而在世时并没有买。宾利先生自己也有此打算，有时候还选择过该买在哪一郡，但现在他租到了一所好住宅，还可使用一片土地，许多了解他得过且过性格的人便怀疑他说不定这一辈子便住内瑟菲尔德了事，把买地产的事再留给下辈人。

他姐姐极力主张他买下自己的产业。现在他仅仅是个房客，虽然如此，未出阁的宾利小姐依然愿意为他掌管家务。已成赫斯特太太的那一位见他租的房自己也喜爱，也愿意把弟弟的房子当自己的家，她嫁的丈夫主要贵在地位而不是财产。宾利先生来看内瑟菲尔德的房子是因偶然听人说起，当时成年才刚两年。他先看了外